

【原乡切片】

爱上祥城

□张庆余

祥城何处?鲁西南也。称谓何来?《左传》记载:鲁哀公十四年(公元前481年),鲁哀公西狩获麟。麒麟为太平之兽,属吉祥之兆,故获麒麟之地以“嘉美祥瑞”之意,取“嘉祥”置县,沿用至今。嘉祥县城也惯称祥城、麟城。

因何爱上祥城?是久处生情吧?是,但不全是。最主要者,因其已成为“以山为骨”“以水为脉”“以文为魂”而建的秀丽之城使然。

位于县城中心的那座萌山,长约两公里,东西走向,遍体浓绿。山上多为苍松翠柏,层层叠叠。它虽没有泰山之高,华山之险,峰山之奇,但这些名山的“凤毛麟角”,在它身上却多处显现——

最险处,峭壁亦如刀削;最奇处,镶嵌或直“摆”着诸多怪石。自古就有人称萌山为“小峰山”,而地处鲁南的峯山则有“小岱岳”之谓,足见其秀丽到何种程度。在萌山南麓,有一块较大的崖壁,上面篆刻着“孔子闻弦歌处”六个行楷大字——早在2500多年前,孔子的弟子子游担任武城宰,也就是嘉祥县长,积极践行孔子的政治理想,并把孔子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的儒家道统思想精华,用弹琴瑟、唱诗歌的形式,对民众进行潜移默化地灌输和宣传。那时的武城到处是弦歌之声,百姓夜不闭户,路不拾遗,“武城弦歌之治”不脛而走。孔子闻知,异常欣慰,便选定吉



日,带数名弟子前来看望子游,并打算总结一下子游从政为仕、治理社会的经验。到武城后,孔子果真听到一片弦歌之声,对子游的做法赞赏不已。后人为纪念孔子此行,于明万历三十五年在萌山之颠真武庙左下方崖壁上篆刻了“孔子闻弦歌处”六字,并附刻了篆刻人赵时振的印章。

祥城的水,丰沛而清澈。城内河湖兼有,纵流西关的前进河,两岸可谓步步美景。岸边垂柳摇曳,繁花似锦;水边芦苇丛丛,叶罩水面;河内游鱼成群,尾荡清波。清晨,市民们沿河岸散步,或三三两两相伴,或加入徒步队急行。祥城东部的洪山河、南部的洙水河,各具特色。萌山北侧的人工湖,碧波荡漾,亲水台上游人嬉戏,湖心岛上花草繁盛。有兴致的情侣或几多知心伙伴,坐上湖中小舟游荡,妙不可言。

在祥城的南侧,拥有江北最大的铁水联运码头,可通过内河航道连通京杭大运河,直达江浙沪。嘉祥的大批矿产,从这里装上货船,销往远方。

与“嘉山祥水”相匹配的,是祥城内的多个公园和广场。而这些公园和广场,个个都有“来头”——蕴含着传统文化之魂。嘉祥历史悠久,文化底蕴丰厚,被誉为宗圣之乡、石雕之乡、鲁锦之乡、唢呐之乡,还是山东梆子、麒麟文化发祥地。故而,这些公园和广场,从各个侧面演绎了“文化之魂”。

若按位置排列(从东到西、由南至北),在石雕广场及相邻的石雕大道(现称呈祥大道),可以通过欣赏石雕作品,观看世界最大的石雕牌坊,领略石雕文化;在曾子文化广场,可以看到仿古建筑群、曾子大型雕像,可在儒学大讲堂聆听儒家文化讲座;在天梭广场,可以看到幅面宽大的彩色鲁锦造型、高高的织布机造型和飘逸的红色鲁锦织带等;在萌山公园,可以沿数百层台阶而上,饱览萌山之顶的奇特风景;在麒麟文化广场,喜爱山东梆子的戏迷、票友们,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,可以来这里欣赏山东梆子唱段或折子戏。位于护城河北岸的同祥公园,是为纪念唢呐国手任同祥而建的,并塑有其像。任同祥的唢呐独奏《百鸟朝凤》,响彻国内外,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过重要作用,嘉祥人当然不会忘记他。

如今的祥城,既有城中山水,亦是山水中城,堪称嘉美祥瑞之地。看那入城处的醒目标牌——“走进嘉祥,幸福吉祥”,诚不虚言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)

冬日雾与霜

□周汉兵

雾与霜,冬日“双胞胎”。雾起雾散,霜凝霜融,每一帧画面都是冬日的韵味。

雾,给冬日朦胧。

从初冬起,山谷便有了雾。这山雾像群贪玩的孩子,大清早总喜欢在山谷里奔跑。有雾,大概率就是晴天,也就有阳光。这雾和阳光玩着藏猫猫的游戏,日出,雾没,日没,雾来。有雾,有阳光,就有了仙境的意蕴,似幻境,却真实。但雾一定不能太大、太浓,最好是薄雾。薄雾蒙蒙的日子,总是让人充满憧憬和希冀。薄雾飘过山岗,飘过房舍,飘过田野,若即若离,若隐若现,天地间就缥缈起来,优雅而有情调。高处俯瞰,云蒸雾绕。说如烟,其实是雾在升腾;看似云,实则是雾在游动。树林里,雾幕如纱帐,水面上,江河似带子。

雾中行走,朦朦胧胧,难辨方向,只能心无旁骛前行。薄雾,遮掩了许多凌乱,让四周变得更加清纯;薄雾,也隐藏了许多真实,让前行的人更加小心翼翼。这像极人生的路,只有一步步踩下去,心里才踏实。

霜,让冬日冷峻。

霜,生寒。一层薄霜,几多寒意。有霜的日子,打一个哈欠,就看见了自己热气袅袅的呼气。冬深霜浓,白茫茫的山脊,白茫茫的瓦背,白茫茫的地面。霜,或厚,或薄,铺陈一场寒意。结了霜的地面硬邦邦的,手和脚也是硬邦邦的,指尖和脚尖冰凉冰凉的,甚至还有几分麻木,冬天的滋味瞬间传遍全身。霜从何来?《月令七十二集解》中讲:“九月中,气宿而凝,露结为霜矣。”霜来了,小草、菜苗、树叶戴上了银色的头饰,压得低低的,似低头搔首,似粉黛含羞,貌不可衰玩。

日光一来,霜就跑了。就像顽皮的孩童,只要父母一声呵斥,立马就老实了一样。蔬菜叶上的细细白霜,用暖手一摸,就化成水,青菜叶子更青;碎瓦片上的薄霜,用树枝写上字,很快就融化,瓦变得更亮;衰草上的霜,用脚轻轻一踢,就飞花碎玉般地散开,草变得更加柔顺。霜来,自然多了几分清冷;霜散,大地也多了几分俊俏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消失的风景

□鲁亚光

泰山庙坐落在微山县夏镇街道泰山村南,濒临南四湖之昭阳湖的东岸,京杭大运河环绕而过,水汽升腾,杂树蓊郁,是泰山碧霞元君(又称“泰山奶奶”)出巡时的行宫。古“夏镇八景”中有“运河环绕碧霞宫”之诗句。

泰山庙牌坊立于泰山庙北200米处,据史料记载,牌坊始建于明朝天启年间,与泰山庙中间隔有华佗阁等古建筑,距今已400余年。泰山庙至今保存完好,牌坊及附近的古建筑却已损毁无迹。

泰山庙牌坊有三个特点:一是和东岳泰山有关;二是石牌坊,高大庄严;三是和泰山庙等古建筑在南北一条中轴线上,通往闸口桥、东风桥、青云庵东路、三拱桥等。

牌坊上有联一副,系夏阳(夏镇别名,又名“部城”)一名士为其母亲所立的节孝坊,特请姜琚撰联,叶天士作书。上联曰:玉碎珠沉,化作清风阵阵;下联曰:山飞海立,长留正气绵绵。横批:烈竟秋阳。

据《中国历代名医轶事》记载,叶天士曾师从山东微山湖夏阳名医姜琚。

叶天士(1666年—1745年)名桂,字天士,别号南阳先生,晚年自称上津老人,江苏吴县(今江苏苏州)人。

幼承庭训,熟读医典,兼通经史子集,后成医学大家。叶天士不仅医学理论精湛、临床经验丰富,更是一位博学多艺的学者,工书法、诗词,精篆刻,亦具品题、鉴赏水平。

姜琚(1665年—1763年),字佩章,江苏沛县(今微山县夏镇)人,清中医学家。姜琚出身贫寒,聪敏好学,通经史,善诗文,博学多识。清光绪《沛县志》载:“咸丰元年(公元1851年),河决丰县蟠龙集,沙淤没栖山县城,是年,迁县于夏镇。”

读姜琚联,其对仗工巧,开阖有度,清风拂面,馨香缭绕。遣词造句深沉厚重,音调铿锵,荡气回肠,高低相间,远近互叠,令人敬佩有加,人间正气呼之欲出。观叶天士书,其法度严谨,笔力遒婉,雅静洒脱,蕴藉多姿,神韵自然,气势磅礴。

如今,运河湾、运河小镇、微山不夜城、飞云桥等景点以旧翻新,已对外开放,游人如织;其他包括泰山庙牌坊、夏镇八景、华佗阁、部城四城门、皇华亭、三绝碑等在内曾经消失的老景点也在逐步恢复重建,运河四大古镇之一的夏镇,将会恢复往昔的风采,吸引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打卡观光游览,热闹非凡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,现供职于微山县第二实验中学)

到蒲家庄,“遭遇”聊斋故事

□刘国华

某一天,想脱离城市的喧嚣,寻一处仙气弥漫的幽静之所,依我看,非蒲松龄故乡蒲家庄和聊斋园莫属。

聊斋园里,曲径通幽,仙风习习。路旁的草丛中,道路拐弯处,隐约可见半藏半露的各色可爱小狐,这种创意,虽明知是人之布景,也挑起阵阵惊奇和趣味。多想“遭遇”聊斋里那些可爱可敬的鬼狐啊。婴宁、聂小倩、宁采臣、辛十四娘……恍惚如在身边,就在习习的仙风里。

虽然过去了几百年,叫我说,那个时代,甚至直到如今,最高深最懂浪漫的还是蒲老爷子。借说鬼说狐针砭时事自然是老爷子的本意,但他的笔法、他的想象力、他的浪漫情怀却无人可及。蒲松龄笔下的人物,书生气、烟火气、鬼狐仙气弥漫缠绕;故事情节跌宕起伏,异峰突起;倜傥书生、村野少女、鬼狐奇人纷纷登场;仙风道骨的长者、活泼可爱的鬼狐少女、充满生活气息的各方人士和乡土人情异彩纷呈,让人耳目一新,过目难忘。

其实,鬼狐的世界不可怕。在聊斋里,变人变鬼,只一瞬间的事。来去仿佛自如,洒脱犹如天性,既令人羡慕,又叫人向往,又有些刺激。聊斋里的婴宁,自由、活泼、无拘无束、天性浪漫、不物质、不势利。这样的单纯少女,如今到哪里去寻?书痴郎玉柱重情重义,一旦奋发,所向披靡。这样的情义郎,如今哪里去觅?

在聊斋里,亲切而不失真实的各地风俗、人士和故事被蒲公娓娓道来,就像我们在邻居家听来的故事,新鲜、新奇,引人入胜,不能自禁。我喜欢聊斋里那些美好善良的人物和狐仙,他们的美在于质朴善良,无拘无束,天然无

雕琢。他们像一股清流洗涤人的尘心,让人脱俗,让人抛弃尘世间的那些肮脏东西。

我读聊斋,经历了年幼的害怕夹杂着诱惑,青年时期的刺激夹杂着好奇,中年以后的顿悟和对作者的由衷钦佩等等过程。无论哪个时期,聊斋都是心灵的忠实朋友。这正是蒲公的魅力之所在。

时间过去了几百年,如今我来到蒲家庄,来到聊斋园,寻觅蒲公的足迹和事迹,心中涌现的是对蒲公深深的钦佩和敬意。

蒲家庄的蒲松龄旧居古朴典雅,隐约映射出蒲公当年的生活旧貌。我在心中暗暗思忖,这样一处普通的农居,却孕育出蒲松龄这样一位伟大的农民思想家和文学家,这当是蒲家庄的最大贡献!

遥想当年,清清柳泉旁,一杯清茶,一把蒲扇,蒲松龄笑迎天下客,搜尽天下奇事奇闻。那是何等谦恭,何等潇洒啊。若生在蒲松龄的时代,蒲公肯定是第一等有趣灵魂,能与这样的人物做个忘年交,倾情交流,谈笑人生,那是何等荣耀,何等趣味啊。

如今的柳泉旁,清泉依旧,只是蒲公已去,只有英名熠熠与日月并存。柳泉畔,游人们拊掌长叹,只能在文字里与蒲公切磋交流了。惜哉!

现代人,物质比过去丰富。人们看得更多的是实惠,缺乏的是仙风道骨的浪漫气息。怀古思今,生活不仅是物质的,还要有精神的追求。而蒲公,这位几百年前的古人,就是追求美好、创造美好精神生活的一座高峰;是志趣高雅拒绝平庸的一条浩荡大河。

致敬蒲公蒲松龄。

(本文作者为退休干部,现居济南)